

王先謙

漢書補注

君宜署

三十一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8
37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漢

蘭

臺

令 左 文 史 班

固 撰

漢書九十四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以殷時始奔北邊補注先謙曰索隱引樂彥括地

眾安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

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

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唐虞已上有山戎獫狁薰粥師古曰皆匈奴別號居于北邊隨草畜牧

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贏馱騊駼驂奚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

馬生也馱駞俊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駟駘馬類也生北海驂奚馱駞類也逐水草遷徙

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無文書師古曰言無米粟唯食肉補注王念

弓射鳥鼠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少長則射狐菟師古曰少長言漸大肉食師古曰言無米粟唯食肉補注王念

文少長言之則肉食固匈奴之俗自幼時已不待少長也若不承少長言之則肉食二字

與上下文皆不相屬今案肉食當為用食字之誤也射狐菟以食也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

匈奴習於騎射自為兒時已能騎羊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及長而為士則力能彎弓者盡

為甲騎非記其飲食之事也下文云自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

生業急則人習戰攻已侵伐師古曰人皆習之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師古曰鋌鐵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已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

前漢九十四上

010190611634

養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無姓字集解單于姓攀鞮氏夏道衰而公劉失其

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後稷之曾孫也。幽州是其地也。其後三百有餘歲。欽韓曰

父在商之末世。不啻五六百年。曰三百歲。未知何據。案班承史遷舊文而不知其繆。戎狄

攻太王亶父。師古曰自公劉至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幽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

周。師古曰始。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吠音工犬反。吠夷

字並音工。本反。昆緄吠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融生

弄明。弄明生白。白犬有。二批。杜是為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從犬。補

注先謙曰索隱。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邑。復居于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

漆沮水也。本出上郡。離陰秦山而東南入于渭。補注宋祁曰昌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

有餘年。伐戎從成。王數至此。年纔九十四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吠戎。師古曰穆王成得

四白狼。四白鹿。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尚書呂刑。至穆王之

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補注沈欽韓曰紀年懿王

年號。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通事與此合。先謙曰史記周紀云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

白虎。通引采薇之詩。以為師出。險時怨思。而作人表懿王。下班注詩作易林。睽之小過云采

薇。出車。魚麗。思初上下。促急。君子懷憂。是三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

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薇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役險時。靡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

越。又人粟。反鄭箋云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曰相警。戒也。是鄭讀曰字。此至懿王曾孫宣王與

師命。將已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出車。彭彭城

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盛也。朔方北。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補注先謙曰

孫至此。班氏所增。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后有隙。師古曰幽王宣王之子。補注

與吠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師古曰麗讀曰驪。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驪戎。遂取周之地。幽獲

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鄆鎬。而東徙于維師古曰平王。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邽。師古曰邽古

與戰于齊郊。讀曰信。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補注王念孫曰齊上脫於字。御

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維邑。伐周襄王。師古曰襄王。襄王出

奔于鄭之汜蘇林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爲后。與翟共伐

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爲內應。

補注周壽昌曰。內應字始此。開戎翟。戎翟呂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爲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師

曰今伊關南陸渾山川是其地。東至于衛。侵盜尤甚。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

時詩與班義異。周襄王既居外四年。迺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迺與師伐戎。

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洛邑。當是時。秦晉爲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圓洛之間。晉灼

音罷。三倉作圖。地理志圖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圖水即今銀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圖。晉說是也。後轉寫者誤爲圖耳。洛水亦謂漆沮。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圖水在葭

州北自邊外流入下流黃河通志有秃尾河自建安堡北塞外流入又東南逕高家堡西
合永利河蒺藜川又東南合開光川又東南入河蓋即圍水也洛河在慶陽府安化縣東北
二百五十里案洛水今發源榆林府定邊縣東南家嶺下東南流入延安府保安縣界去安
化東北二百五十里舊志所記里數與元和志寰宇記皆同先謙曰史記西河作河內
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翟潞氏卻缺獲白狄子者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呂西

有縣諸吠戎狄獠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獠音完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
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屬雁門應劭云故樓煩胡正義林胡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嵐

州樓煩胡地也先謙案朔州今朔平府朔州治嵐州今太原府嵐縣治燕北有東胡山戎服
也後為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
年補注沈欽韓曰困學紀聞魯文公三年秦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

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曰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補注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
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曰北而魏有西河上郡曰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曰自

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
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曰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

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曰距胡補注蘇輿曰據此秦在昭王時已築長城
始皇非也中國自春秋以後各有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補注先

長城詳見顧氏日知錄三十二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補注先
字此趙之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高關解在偏青霍去病

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卻千餘里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補注先謙曰與荆軻刺
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

陽在今媯州北唐媯州今宣化府懷來縣治漢襄平在今奉天府遼陽州北七十里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曰距胡當是時
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如淳曰燕趙秦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錢大昭曰物南監本闕本作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
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曰充之師古曰適讀曰適有罪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

陽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自九原至雲陽千
九原漢五原縣雲陽扶風縣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師古曰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補注先謙曰

假中北假在河北案河日縣在今吳喇或西北師古曰假中北假地名補注先
曰頭曼師古曰曼音莫安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

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適音適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
後有愛闕氏生少子師古曰闕氏匈奴皇后號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支補注宋祁曰冒音墨

為闕氏兩顏便以皇后解之太俚俗也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迺使冒頓質於月氏冒
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

頓迺作鳴鏑。應劭曰：鏑，箭也。師古曰：鏑音鏑，音呼交反。補注：王念孫曰：案作下原有為，字後人引為訛，是作故刪去為字，不知古書言作爲者多矣。通鑑漢紀三已脫，爲字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曹植名都篇注、陸機從軍行注、張協七命注、郭遲與陳伯之書注、顏延之陽給事誄注、六引漢書皆作爲。鳴鏑，史記同。習勤其騎射，師古曰：勒其所射也。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

頓曰：鳴鏑自射善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曰：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曰：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曰：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爲單于。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云：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冒頓既立，時東

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曰：爲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補注：沈欽韓曰：顏籀匡謬正俗以闕氏爲專言正妻案，夫人元亦有第二皇后第三皇后，皇后則稱大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

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子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若今之伏宿處也。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補注：錢大昭曰：甌脫，蘇武傳作區脫，先謙曰：官本注處作舍。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

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

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眾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北，膚施在今綏德州東南五十里。遂侵燕代，是時漢

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引也。引弓者。自涿維已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矣。師古曰：尙，久遠也。其世傳不可得

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信官號。補注：錢大昭曰：信，當作姓。先謙曰：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師古曰：攣音力全，鞮音丁奚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

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音鹿蠡，音盧奚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補注：先謙曰：骨都，異姓大臣。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曰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已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

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弓東。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也。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西、接氏

羌。補注：先謙曰：西，接下。史記有月氏二字。而單于庭直代雲中。補注：先謙曰：匈奴謂所都處爲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補注：劉放曰：衍國字先謙曰：史記亦作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音頻，移反。補注：宋祁曰：百長，下舊本有行長二字，先謙曰：舊本衍文史記無。相都尉、當戶

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補注先謙曰言小以配下

字非也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補注先謙曰言小以配下

城構宮廟猶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八月皆會祭處也師古

曰蹕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取騎馳遠三

周迺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補注何焯曰案金源有射柳但不於秋而於夏五月沈

欽韓曰索隱鄭氏曰蹕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趨蹕林案遼史國語解

云蹕林即松林故地然則胡語名林木為蹕也新唐書太宗以鐵勒部思結為蹕林州隸

燕然都護府先謙曰官本注其法拔刀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服虔曰刃

無皆字正義以計字下屬誤如濟曰軋樹杖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軋謂輾其骨節若今之厭蹶者也軋

音於黠反輾音女展反補注何焯曰軋之義似當從如說先謙曰官本槌作過大者死獄

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

向師古曰左者日上戊己補注錢大昭曰以戊己日為吉也周壽昌曰上尙字其送死有

棺椁金銀衣裳補注先謙曰而無封樹喪服補注先謙曰匈奴名家曰豆落近幸臣妾從死者多

至數十百人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補注先謙曰史舉事常隨月盛壯曰攻戰補注沈

隋書突厥傳候月將滿輒為寇抄先謙曰史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

所得肉獲因曰子之得人曰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讀

敵師古曰包裹取之補注先謙曰史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舉

死者盡得死者家財補注先謙曰史後北服渾淪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犂之國

師古曰五小國也渾淪音胡昆反音音主反犂音犁補注王念孫曰五小國者一渾淪二

屈射三丁零四隔昆五新犂龍字蓋涉上文龍城而衍史記漢紀皆無龍字沈欽韓曰二

志注渾淪作渾淪如北有渾淪國屈射國隔昆龍新犂國亦無龍字先謙

大官皆服曰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

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師

于具反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

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

三十餘萬騎補注先謙曰史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漢兵

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駝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曰騂青馬

馬也騂音彪騂音先營反補注沈欽韓曰釋畜高帝迺使使間厚遺閼氏師古曰求間隙

馬面頰皆白為駝駝非青馬故史記云青駝馬而私遺之補注

沈欽韓曰此蓋單于用事之正妻文苑英華有謝觀漢以木女解平城圍賦云舉國與師

婁敬之言莫聽七日不食陳平之計方行於時命雕木之工狀佳人之美云云其奇計蓋

如閼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

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迺開圍一角於是

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傅讀曰附鄉讀曰嚮言滿引弓弩注

角作角直是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

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補注先謙曰史居無幾何陳稀反師

時匈奴言無多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

時匈奴言無多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

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關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

約為兄弟。呂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縮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率其黨數

千往來。苦上谷。呂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師古曰寢漸也。補注先謙曰惟高后紀六年書匈奴寇狄道攻阿陽

七年書寇狄道略二千餘人兩事。迺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債之君。如淳曰債借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師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如說非。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澤澤之地音子豫反。長於平野牛馬

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呂自虞。師古曰虞與娛同。願呂所有

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補注宋祁曰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

補注齊召南曰案韓王信反誘匈奴攻漢而圍高帝於平城。高祖七年事也。若陳豨之反於代。事在十年與平城之圍了不相涉。季布面折樊噲不應。誤記後事為前事。疑陳豨二字傳寫。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

七日不食。不能發弩。師古曰發弩也。音工豆反。今歌噲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曰噲古吟字。痍而創也。甫始也。痍音夷。

噲欲搖動天下。妄言呂十萬眾橫行。是面諛也。師古曰諛欺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

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呂書。

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師古曰圖謀也。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呂自汗。師古曰過也。誤。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呂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

聞中國禮義。補注宋祁曰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南故十四年大入。遂至彭陽也。先謙曰在北河之南。蒙恬衛青所取。皆即此地。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所呂輸遺匈奴甚厚。今

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事。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毆侵上郡保塞

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師古曰毆與驅同。保塞蠻夷謂本來屬漢而居邊塞自保守。陵轍邊吏入盜。甚驚無道。師古曰轍音來各反。

驚與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師古曰上郡之縣也。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

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補注先謙曰濟北王興居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副也言與

所遺書意相副。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告單于也。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補注先謙曰史記支作氏。恨作距。王念孫云。恨讀為很。謂相爭鬪也。詳見劉向傳。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

至。發使呂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

也。漢呂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呂少吏之敗約。師古曰少吏猶言小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呂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呂滅夷月氏。師古曰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

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補注先謙曰史記之在定上是。皆已為匈奴。師古曰皆入匈奴國也。揭音巨。列反。諸引弓之民

并為一家。北州呂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呂安邊民。呂應古始。使

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補注先謙曰言未知漢意如何。故使郎中係

淺奉書請。師古曰係音火。姑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係作雲。下同。請字下屬。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也。駕可駕車也。二駟

八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至即遣之。補注先謙曰請勿羈留。六月

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補注先謙曰匈奴使至於此。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

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

前六年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事。補注先謙曰官本事故是。除前事復故約。曰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

為兄弟。所曰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

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

兵事。服繡袷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

下史記作繡袷長比疏一。師古曰辨髮之飾也。以金為之。比音類。寐反。疏字或作余。補注

疏也。比音類。寐反。疏字或作余。補注

名之。惟以梳為梳耳。顏說未聞先謙曰。索隱蒼頡篇摩者為比。麋者為梳。史記作比。余官

本注飾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

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是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到作制。引宋祁曰。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疆為禮義。故其未流。怨恨彌起。棟宇夫力耕。乘呂求衣食。謂竭力也。築城郭。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罷讀曰疲。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嗟者。歎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喋音喋。佔音昌。占反。補注。先謙曰。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絮米糲。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其數也。何呂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熟。已騎馳。逐逐稼穡也。音竹。仲反。苦猶。羸也。踈踐也。迺汝也。踈音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補注。先謙曰。文紀。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古曰。即今彭原縣。是

補注。先謙曰。今使騎兵入燒回中宮。案。回中宮。秦時所築。始皇二十九年。巡隴西。過回中宮。即此。括地志。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又以下文證之。則在雍明矣。先謙曰。史記。騎作奇。雍縣在今鳳翔府鳳翔縣南。候騎至雍甘泉。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漢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於是文帝曰。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補注。先謙曰。索隱。表

又按。誤字。南侯魏。遊。為北地將軍。師古曰。遊。隴。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師古曰。遊。音。遊。地。隴。西。並。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侯。紀。傳。不。同。當。有。誤。補。注。朱。一。新。日。赤。成。侯。漢。之。子。見。功。臣。表。史。功。臣。表。匈奴傳。亦皆作成侯。索隱。成。縣。名。屬。涿。郡。則。此。傳。無。建。字。是。文。紀。誤。先。謙。曰。史。記。云。前。將。軍。時。為。將。軍。者。尚。有。樂。布。班。氏。剛。之。說。見。文。紀。

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補注。先謙曰。史記。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渠作且。居先帝制。高祖制。詔如此。長城。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引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居無暴虐。俱是史記。作俱。無暴虐。今

聞。漢。惡。民。貪。降。其。趨。晉。灼。曰。漢。音。漢。水。之。漢。邪。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漢。音。漢。先。列。反。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趣。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貪。降。其。趨。取。之。利。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師古曰。驩。讀。曰。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由。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然。使。字。王。念。孫。曰。劉。說。非。也。天。下。莫。不。咸。嘉。使。本。作。天。下。莫。不。咸。便。安。也。言。順。天。恤。民。天。下。咸。安。之。也。漢。與。匈。奴。鄰。敵。之。國。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便。與。使。形。相。近。因。誤。為。使。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咸。下。增。嘉。字。讀。天。下。莫。不。咸。嘉。為。句。而。以。使。字。下。屬。為。句。義。不。可。通。故。劉。疑。使。為。衍。文。而。不。知。其。為。便。字。之。誤。也。史。記。作。天。下。莫。不。咸。便。是。其。證。匈。奴。處。北。地。寒。殺。氣。

前漢九十四上

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秣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補注先謙曰：史記綿作絲。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

曰：和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言。離昆弟之驩。

曰：細故，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師古曰：捐，小事也。

曰：細故，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師古曰：捐，小事也。

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師古曰：跂，行也。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也。凡以口出氣，

補注：王念孫曰：跂，行貌也。喙，息貌也。謂跂而行之，喙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

師古曰：跂，行也。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也。凡以口出氣，

補注：王念孫曰：跂，行貌也。喙，息貌也。謂跂而行之，喙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

師古曰：跂，行也。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也。凡以口出氣，

補注：王念孫曰：跂，行貌也。喙，息貌也。謂跂而行之，喙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

師古曰：跂，行也。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也。凡以口出氣，

補注：王念孫曰：跂，行貌也。喙，息貌也。謂跂而行之，喙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

師古曰：跂，行也。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也。凡以口出氣，

補注：王念孫曰：跂，行貌也。喙，息貌也。謂跂而行之，喙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

師古曰：跂，行也。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也。凡以口出氣，

補注：王念孫曰：跂，行貌也。喙，息貌也。謂跂而行之，喙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

師古曰：跂，行也。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也。凡以口出氣，

補注：王念孫曰：跂，行貌也。喙，息貌也。謂跂而行之，喙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

師古曰：跂，行也。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也。凡以口出氣，

補注：王念孫曰：跂，行貌也。喙，息貌也。謂跂而行之，喙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

師古曰：跂，行也。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也。凡以口出氣，

補注：王念孫曰：跂，行貌也。喙，息貌也。謂跂而行之，喙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

師古曰：跂，行也。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也。凡以口出氣，

補注：王念孫曰：跂，行貌也。喙，息貌也。謂跂而行之，喙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

師古曰：跂，行也。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也。凡以口出氣，

補注：王念孫曰：跂，行貌也。喙，息貌也。謂跂而行之，喙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

師古曰：跂，行也。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也。凡以口出氣，

補注：王念孫曰：跂，行貌也。喙，息貌也。謂跂而行之，喙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

師古曰：跂，行也。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也。凡以口出氣，

補注：王念孫曰：跂，行貌也。喙，息貌也。謂跂而行之，喙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

師古曰：跂，行也。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也。凡以口出氣，

補注：王念孫曰：跂，行貌也。喙，息貌也。謂跂而行之，喙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

師古曰：跂，行也。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也。凡以口出氣，

補注：王念孫曰：跂，行貌也。喙，息貌也。謂跂而行之，喙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

師古曰：跂，行也。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也。凡以口出氣，

補注：王念孫曰：跂，行貌也。喙，息貌也。謂跂而行之，喙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

師古曰：跂，行也。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也。凡以口出氣，

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補注王念孫曰案縱下兵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史記作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縱謂縱兵擊之也史漢中多謂縱兵為縱史記高祖紀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李廣傳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其書縱傳今年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皆其證也縱下本無兵字故師古釋之曰放兵以單擊單于若本作縱兵則無煩訓釋矣

于不至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已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聞單于還兵

多不敢出漢已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

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尙樂關市者漢財物師古曰嗜漢亦通關市不絕已

中之師古曰以關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補注先謙曰武紀元光六年春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即書遣衛青云云秋字誤當

春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

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補注先謙曰史記七千下有有餘二字語較圓李廣出雁門為胡所

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師古曰於道上也還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

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補注先謙曰數千人盜邊史記作數人盜邊武紀秋匈奴盜邊遣韓安國屯漁陽其冬當作其秋時

未正歷冬不其明年補注先謙曰武紀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

陽太守軍千餘人補注先謙曰武紀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

救之至補注劉攽曰匈奴遁去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

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已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

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補注何焯曰大軍擊其西出匈奴不意漢都長

斗辟縣造陽地師古曰斗辟縣造陽地也子胡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辟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

即前文所云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者也補注齊召南曰案造陽地當在上谷最北

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降漢漢

封於單為陟安侯補注先謙曰史記陟安侯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

郡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補

先謙曰據武紀入鴈門亦在夏其明年補注先謙曰四年冬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

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

右北平以補注先謙曰五年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補注何焯曰再西衛青傳云大行

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

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補注先謙曰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

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師古曰仍頻也補注何焯曰直單于庭北出擊匈奴得首

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已身脫補注周壽昌曰蘇建也而前

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已前將軍與右將軍

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晉灼曰介音夏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

介讀如本字補注王念孫曰介即獨也補注

前漢九十四上

前漢九十四上

前漢九十四上

前漢九十四上

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西至令居。師古曰。令音音。下亦類此。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北師古曰。物故謂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補注先謙曰。萬數。史記作數萬。武紀兩軍士戰死者數萬人。此傳誤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已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爲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音材。性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漢使敞使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雷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土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補注先謙曰。元狩六年。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

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補注先謙曰。元鼎五年。匈奴入五原。殺太守。此傳微有未合。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補注先謙曰。據武紀。遣公孫賀等在元鼎六年。秋滅南越。在六年春。滅東越。在明年春。六年尙未滅也。此兩爲南之誤。史記亦誤。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作沮。其音同。補注先謙曰。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趙破奴傳但云至匈奴河。此衍字。劉敞說同。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補注先謙曰。元封元年。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召見武節。師古曰。而。使郭吉風告單于。讀曰。風。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見。示也。

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補注先謙曰。史記能字。前。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師古曰。但。空也。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雷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置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穹廬。注。復述。無謂疑有脫誤。荀子。正論篇。注。黥。以墨涅面。顏注。黥。或涅之。譌。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爲遣其太子入質於漢。吾求和親。師古曰。言。爲。王。烏。故。遣。太子。入。質。補注。王。念。孫。曰。爲。猶。將。也。言。吾。將。遣。太子。入。質。也。下文。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彼。言。欲。猶。此。言。爲。矣。古。者。爲。與。將。同。義。廬。縮。傳。縮。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也。霍。去。病。傳。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故。謂。孟。子。梁。惠。王。篇。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趙。注。君。將。欲。來。然。則。吾。爲。遣。太子。即。吾。將。遣。太子。也。師。古。不。曉。爲。字。之。義。乃。云。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滅。貉。貉。朝鮮。曰。爲。郡。言。爲。王。烏。故。遣。太子。入。質。失。之。矣。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滅貉。貉朝鮮曰爲郡。

師古曰。滅與穢同。亦或作義。補注先謙曰。滅朝鮮在元封三年。而西置酒泉郡。自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呂翁主妻烏孫王。呂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部。都尉治。則眩雷塞在河西河郡之西北。邊不得遠在烏孫國也。而匈奴終不敢言爲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呂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師古曰。音。其。勿。反。強。音。其。兩。反。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迺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

前漢九十四上

子入質於漢。吾求和親。師古曰。言。爲。王。烏。故。遣。太子。入。質。補注。王。念。孫。曰。爲。猶。將。也。言。吾。將。遣。太子。入。質。也。下文。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彼。言。欲。猶。此。言。爲。矣。古。者。爲。與。將。同。義。廬。縮。傳。縮。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也。霍。去。病。傳。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故。謂。孟。子。梁。惠。王。篇。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趙。注。君。將。欲。來。然。則。吾。爲。遣。太子。即。吾。將。遣。太子。也。師。古。不。曉。爲。字。之。義。乃。云。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滅。貉。貉。朝鮮。曰。爲。郡。言。爲。王。烏。故。遣。太子。入。質。失。之。矣。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滅貉。貉朝鮮曰爲郡。

師古曰。滅與穢同。亦或作義。補注先謙曰。滅朝鮮在元封三年。而西置酒泉郡。自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呂翁主妻烏孫王。呂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部。都尉治。則眩雷塞在河西河郡之西北。邊不得遠在烏孫國也。而匈奴終不敢言爲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呂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師古曰。音。其。勿。反。強。音。其。兩。反。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迺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

前漢九十四上

子入質於漢。吾求和親。師古曰。言。爲。王。烏。故。遣。太子。入。質。補注。王。念。孫。曰。爲。猶。將。也。言。吾。將。遣。太子。入。質。也。下文。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彼。言。欲。猶。此。言。爲。矣。古。者。爲。與。將。同。義。廬。縮。傳。縮。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也。霍。去。病。傳。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故。謂。孟。子。梁。惠。王。篇。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趙。注。君。將。欲。來。然。則。吾。爲。遣。太子。即。吾。將。遣。太子。也。師。古。不。曉。爲。字。之。義。乃。云。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滅。貉。貉。朝鮮。曰。爲。郡。言。爲。王。烏。故。遣。太子。入。質。失。之。矣。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滅貉。貉朝鮮曰爲郡。

師古曰。滅與穢同。亦或作義。補注先謙曰。滅朝鮮在元封三年。而西置酒泉郡。自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呂翁主妻烏孫王。呂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部。都尉治。則眩雷塞在河西河郡之西北。邊不得遠在烏孫國也。而匈奴終不敢言爲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呂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師古曰。音。其。勿。反。強。音。其。兩。反。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迺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

前漢九十四上

子入質於漢。吾求和親。師古曰。言。爲。王。烏。故。遣。太子。入。質。補注。王。念。孫。曰。爲。猶。將。也。言。吾。將。遣。太子。入。質。也。下文。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彼。言。欲。猶。此。言。爲。矣。古。者。爲。與。將。同。義。廬。縮。傳。縮。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也。霍。去。病。傳。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故。謂。孟。子。梁。惠。王。篇。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趙。注。君。將。欲。來。然。則。吾。爲。遣。太子。即。吾。將。遣。太子。也。師。古。不。曉。爲。字。之。義。乃。云。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滅。貉。貉。朝鮮。曰。爲。郡。言。爲。王。烏。故。遣。太子。入。質。失。之。矣。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滅貉。貉朝鮮曰爲郡。

師古曰。滅與穢同。亦或作義。補注先謙曰。滅朝鮮在元封三年。而西置酒泉郡。自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呂翁主妻烏孫王。呂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部。都尉治。則眩雷塞在河西河郡之西北。邊不得遠在烏孫國也。而匈奴終不敢言爲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呂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師古曰。音。其。勿。反。強。音。其。兩。反。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迺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

呂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呂和親，師古謂等也。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迺欲反古。師古曰：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

所冀望也。似較顏注為長。周壽昌云：言無幾，和好矣。於義亦通。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曰為欲說，折其辭辯。師古曰：史記無少年呂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

奴，匈奴輒報償。師古曰：使必吝也。時無兵事，知作兵者非。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迺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謂呂甘言。師古曰：謂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

吾欲入漢。師古曰：給詐也。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師古曰：武

紀元封四年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迺遣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曰：為漢殺吾貴使者，迺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殊

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迺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呂東備胡。師古曰：浞野侯，趙破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師古曰：詹師廬，烏

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呂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

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歲。師古曰：初，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杆音于

少。師古曰：志漢受降城在吳喇城，北吳喇城在歸化城西三百六十里。其冬，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

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來兵言以兵來也。師古曰：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曰為遠。其明年春，師古曰：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

千餘里。師古曰：師古曰：迎。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浚音俊，稽音稽。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

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

而歸。師古曰：王念孫曰：此言浞野侯已為匈奴所獲，軍吏皆恐失將而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迺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

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迺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師古曰：句音

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師古曰：盧胸，山名也。胸音劬。師古曰：正義括地志：五原郡相

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病虜。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師古曰：說讀

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師古曰：先謙曰：史記無五原，疑衍。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

自教漢人補注沈欽韓曰西域傳軍正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

還單于欲遮之不敢補注先謙曰敢史記作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

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師古曰且音子余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

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遺音也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

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

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補注先謙曰武

使歸漢使者單于迺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老之

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

歸漢其明年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天漢二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

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師古曰幾漢兵物故什六七師古

故謂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山補注先謙曰史亡所得使騎都尉

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

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迺責陵已其女妻之後二歲補注先謙

漢三年秋匈奴入雁門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補注先謙曰強弩都尉

路博德補注宋祁曰博善本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

上韓說也因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

海經曰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余吾疑即此余吾山而單于召十萬待水南與貳

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補

先謙曰史記止此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

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

弓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

賢王辭弓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狐

鹿姑單于立弓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師古曰更弓為日逐王

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弓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補注先謙曰而匈奴入

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其年當

是歲兩部師古曰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巨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補

先謙曰武紀師古曰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

信城北邸郵居水師古曰邸至也音丁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

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

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似嗟反補注王念孫曰案下文有速邪鳥是地名則此追邪徑亦

是地名言御史大夫軍至此地不見虜而還也師古以邪徑為疾道追邪徑為從疾道追

師古所云則御史大夫軍至當別為一句矣但言至而不言所至之地恐無是理也先謙

曰官本斜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

敵殺傷虜甚眾。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重合侯無所得。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閼陵侯將兵別圍車師。師古曰閼讀與開同。補注錢大昭曰。盡得其王民眾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服虔曰夫羊也。匈奴音鈞。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餘眾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入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鄧居呂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呂就誅後雖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鄧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鄧居之水。一日。虜死傷甚眾。軍長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多子。縣也。師古曰眊音息。隨反。輝音輝。僕多者字當為朋。補注錢大昭曰。據表輝渠侯僕多子。雷電征和三年。以五原屬國都尉與貳師俱擊匈奴。其人據晉云歸義侯表止。有歸義之語。不云侯也。先謙曰官本注雷。曰將軍懷異心。欲危眾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一音。三千餘里。魏書蠕蠕傳。世祖緣栗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次於苑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軍投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案亦在喀爾喀部內。先謙曰官本注。音一音是。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眾。夜墜漢軍前深數尺。從後

急擊之。軍大亂。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呂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先謙曰。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呂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取漢女為妻。師古曰闔。歲給遺我麩酒萬石。糴米五千斛。師古曰糴。為米也。糴糴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答。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雷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師古曰單于之母也。律飭胡巫與教。師古曰飭。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呂社。師古曰。今何故不用。補注宋祁曰。於是收貳師。貳師怒曰。我死。必滅匈奴。官本注。遂屠貳師。呂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黍。糴匈奴中。木作。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補注先謙曰。武帝崩於後元二年。距征和四年。止二歲。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殯。敗也。音讀罷。讀曰疲。極。自單于呂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謂悉皆附之。母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迺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

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顛渠闕氏謀，匿單于死，詐橋單于令。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與貴

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鞮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鞮單于既立，風謂漢使

者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讀曰。諷謂不正言也。左賢王右谷蠡王，已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

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

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師古曰：各自居其本注未存也。字。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

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已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

子孫尚號秦人。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顏說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猶後世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言故也。彼注甚，是又大宛傳：聞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

能守城，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音代。季反。衛律於是止。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補注：先

昭紀在始。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

故匈奴歸此二人，欲已通善意。補注：周壽昌曰：傅介子傳引詔曰：樓蘭王安歸當為匈奴

子往刺其王，是宏副王忠使西域當在元鳳四年前，宏為匈奴所得，不肯降，持節之苦不

減，蘇武乃武歸尚有屬國之賞，而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補注：先謙曰：匈奴發左右

部二萬騎為四隊，師古曰：隊，音徒內反。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

無所失。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曰：為道擊之。師古曰：道，讀曰導。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

人民屯甌脫。明年，補注：先謙曰：二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已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師古曰：於

橋，已備奔走。師古曰：擬有迫急北走避漢從此橋度也。是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

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

左右風漢使者，師古曰：風，讀曰調。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已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

左谷蠡王死，明年，補注：先謙曰：以上下文。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補注：周壽昌曰：犁汗是匈奴

犁汗王威所居地。犁汗王威所居地。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

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師古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分

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師古曰：皆張掖縣也。番音盤。補注：先謙曰：日勒在今甘肅州府張掖

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師古

長者千人之長。補注：沈欽韓曰：侯表封在元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補注：先謙曰：三年也。元鳳

成安侯。補注：先謙曰：據功臣侯表封在元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補注：先謙曰：三年也。元鳳

邊紀皆不載。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反。行攻

塞外亭長。補注：錢大昭曰：長當作障南監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漢火候望精明，匈奴

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

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邀音工，堯反。補注：錢呂問護

軍都尉趙充國，充國曰：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

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

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補注先謙曰昭紀在元鳳三年匈奴聞漢兵

至引去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邀匈奴不及烏桓時新中匈

奴兵師古曰為匈奴所中傷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

陵侯補注先謙曰四年匈奴繇是恐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

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

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

皆從軍師古曰仇音古浪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抗作仇是頗所見本亦當為仇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

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

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

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補注王念孫曰案此

產遠遁逃師古曰奔古奔字歐與驅同是日五將少所得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八百三十七東觀漢記

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

至烏員師古曰烏員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師古曰候山山名也鹵馬牛羊二千餘蒲

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

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呂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

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

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即戒

引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曰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

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

上呂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

今逗遛有音而通字無音則本作雷明矣宣紀云祁連將軍廣明有罪自殺晉灼曰廣明

人所改也說文有逗字無通字後漢書光武紀不拘以逗雷法其字亦作雷又元后傳史

益壽為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及嫂居次名王

犁汗都尉千長將已下三萬九千餘級補注王先謙曰將字上奪騎字虜馬牛羊驢羸橐

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眾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于不可勝數補注

錢大昭曰于當作亡先謙曰官本作亡於是匈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怨烏孫其冬補注先謙曰單于自將本始三年冬

數萬騎擊烏孫補注先謙曰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音于具反師古曰雨一日深丈餘人民畜

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

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眾又重呂餓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

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

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補注茲欲鄉和親師古曰茲益也鄉讀

滋同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

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呂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顯渠關氏顯渠關氏

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呂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

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

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訾音子移反行未

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眾等

四人師古曰治眾者軍監之名將五千騎分三隊音徒內反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

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呂

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噶居左地者孟康曰噶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噶音奴獨反其君長呂下數千人皆驅

者擊行劫取駝駝斷戰殺傷甚眾補注先謙曰及歲降羣單胡御補注先謙曰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呂實之補注先謙曰其

明年補注先謙曰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呂侵迫烏孫

西域後二歲補注先謙曰節後為元康上是地節四年下明年為補注先謙曰匈奴遣左右奧鞬各

六千騎師古曰奧音郁鞬音居言反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補注先謙曰丁

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比類也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

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

堂亡降漢言狀漢呂為言兵鹿奚盧侯補注先謙曰趙充國傳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

是符奚盧山為塞南地故以封之彼作符此作鹿者傳寫雜出也言兵者趙充國傳漢封

羌陽難為言兵侯大約漢設此侯以待歸義者此因題除渠堂本匈奴民來降言狀故封

為侯例不入表也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

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迺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

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顯渠關氏顯渠關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

賢王會龍城而去顯渠關氏語呂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

召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反顯渠關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

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代父為右賢王師古曰胸音劬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單于立

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師古曰酋音材由反補注先謙曰伊酋單于初

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與等。而任用顯渠。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既不得立。師古曰。獬音先。安反。又音所發。反亡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

匈奴狐鹿姑單于。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師古曰。長眾為之。長帥。補注。何焯曰。右地疑作左地。日逐王先賢揮。補注。先謙曰。官本揮作禪。引宋所曰。禪當作揮。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曰。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鞞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補注。先謙曰。據紀表。歸德侯在神爵二年封。在三年。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師古曰。胥。音先。反。明年。日三年。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志其後左

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留庭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為王。與俱東徙。補注。周壽昌曰。留庭者。留居單于庭也。西域傳。康居有小王五。其五即奧鞬王也。云至奧鞬城。在康居東南。地知奧鞬為西域地名。此云奧鞬貴人。下云右奧鞬王。而其時匈奴未通西域。或別單于遣右丞相。補注。周壽昌曰。匈奴故有相。此始稱丞相。言將萬騎往擊之。一地同名者。單于必有左若右。賢王也。然傳中僅此一見。將萬騎往擊之。死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鞞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未戰。握衍胸鞞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音其。下亦同。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曰。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督樓頭為右谷蠡王。師古曰。音莫。構反。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為烏藉都尉。師古曰。揮音纒。奧音郁。鞬音居。言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也。尹知章曰。為猶與也。是為字。可訓為與。孟子公孫丑篇。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嚴仲子避人。因為轟政。語與轟政。語也。韓詩。外傳。寡人獨為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史記。淳于髡傳。豈寡人不足為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言安足與謀也。然則右奧鞬王為烏藉都尉。即右奧鞬王與烏藉都尉也。或以為衍字。或以為誤字。皆未曉。古人文義。與為一聲之轉。故為有與義。與亦宣傳何與下。各二萬騎。屯東方。已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師古曰。揭音上。例反。唯音弋。癸反。共讓右賢王。言欲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漢書九十四

前漢九十四下

十九

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呂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

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雷闕敦地師古曰雷音闕敦音頓又音對其明

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

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嚙姑地師古曰嚙音乃穀反補注逢呼韓邪單于兵

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督樓頭亡歸漢車

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溫敦師古曰呼遼

也遼古速字也累音力追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宣紀呼遼累單于師眾來降功臣表

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耆單于子左大將率眾降侯義陽侯厲溫敦以匈奴諱遼累單

于率眾降侯此即屈與敦也未嘗為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

城侯補注先謙曰信成烏厲溫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

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

大目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閭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

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閭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

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補注劉敞曰多呼韓邪三字宋祁曰折本無

兵呼韓邪走文義乃順上三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

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

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呂服呂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補注周壽昌曰外夷相謂

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呂服呂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補注周壽昌曰外夷相謂

諸國師古曰為諸國之長帥也漢雖疆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

令卑下也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已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疆弱有時今漢方盛

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師古

音扶目反雖屈疆於此未嘗一日安也師古曰屈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已過

此諸大人相難久之補注周壽昌曰匈奴貴人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

婁渠堂入侍師古曰婁音力于反到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

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願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會正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

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師古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也補注先謙曰通

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呂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呂冠帶衣裳

黃金璽蓋綬師古曰蓋古辰字辰草名也玉具劍孟康曰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也師古曰

字本作銳其音同耳補注先謙曰銳當作璽王莽傳正作璽說佩刀弓一張矢四發師古曰

矢也章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為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言箭一放兩放也

今則以一矢為一放也補注沈欽韓曰四發乘矢也古今並以一矢為一發隋禮儀志後齊

三月三日馬射一品二品三十發三品二十五發此不當如服說十二矢也又騎虞詩壹發

五靶箋以為五靶而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見仁心之至若四矢為一發五已中其四當得

為槩戟十師古曰槩戟有衣安車一乘鞶勒一具師古曰勒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

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

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曰導長平。涇水上坂也。解在宣紀。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

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不令拜也。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補注王念孫曰案臣字後人所加。左證後人於羣下加臣字則義不可通。通鑑刪去之羣二字亦非。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

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

塞下。師古曰徐自為所築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徐上有即字。有急保漢受降城。師古曰保守也。於此自守。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即公孫敖所築者。城在五

原郡。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千數。送單

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靈澤縣西北。補注沈欽韓曰河水注水北迤西溢于靈澤。縣故城東有道自縣西北出雞鹿塞。明志榆林西北有雞鹿地志以奚

結部置。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給贍其食下。前後三

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補注先謙曰四年。兩單于俱遣

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補注先謙曰黃龍元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

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自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始郅支單于為呼韓邪降漢。兵弱

不能復自還。即引其眾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

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

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

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曰稱漢。師古曰稱漢意也。稱音尺孕反。

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

烏孫破之。師古曰或曰迎或曰逢。逢擊。師古曰或曰迎或曰逢。逢擊。師古曰或曰迎或曰逢。逢擊。

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亦謂迎。受之也。因北擊烏揭。師古曰揭音上。例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烏揭即前文所

謂呼。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令音零。補注周壽昌曰堅昆今塔爾其。并三

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

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眾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給焉。郅支單于自

引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

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補注劉敞曰郅支殺谷吉。漢不

皆者。吉有徒眾。王念孫曰案劉說是矣。而未盡也。上言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則此殺之

二字。乃專謂殺吉。非兼徒眾言之。不得云皆殺之也。余謂皆字當在言字上。謂匈奴降者皆

言聞甌脫。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

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師古曰疑者疑

猛見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

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恐北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昌

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為

人為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子孫盡如盟。昌

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諾真水也。補注沈欽韓曰

大度設。渡諾真水。即諾水也。刑白馬。單于曰徑路。刀金。留犁。燒酒。金契金也。留犁飯也。燒

絕今罷乘塞則生媿易分爭之漸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媿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或反往者從軍多沒不還

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

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

也起塞呂來百有餘年補注先謙曰胡注自武帝起塞時數之非皆呂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

水門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

勝計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昌平山水記湖河川至牛關山與白河合其寬處可一二里昔人斫大樹倒著川中狹處僅二三丈以巨木爲柵其外縱橫布石以限戎馬此漢

中郎侯應所渭木柴僵落谿谷水門者然水性湍急大雨則諸崖之臣恐議者不深慮其

終始欲呂壹切省繇戍師古曰一切謂權時也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

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皆曰猝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

呂保塞守御補注先謙曰御與同通鑑作禦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

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呂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

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

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師古曰鄉讀曰嚮所呂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

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呂備塞外也亦呂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呂專眾

心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專壹也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

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爲呼

韓邪畫計歸漢竟已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師古曰依謂呼韓邪疑之

左伊秩訾懼誅將其眾千餘人降漢漢呂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

爲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厚令匈奴至

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任匈奴中皆我過也今

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呂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

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侍史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爲單于充使留

侍於漢不能還匈奴補注先謙曰官本史作使是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師古曰言胡得生

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

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音子餘反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爲

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

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

且莫車其母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

民創艾戰鬪師古曰創音初亮反艾讀曰艾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師古

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

貴立賤後世必亂師古曰舍謂棄置也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

死雕陶莫臯立爲復株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案音力追反補注齊召南曰案自雕陶莫臯以下凡單于號俱冠以若鞮二字匈奴謂孝

為若鞮見下文周壽昌曰後復株橐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呂

書南單于此以下直稱鞮也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橐單于復妻王昭君

沈欽韓曰吳兢樂府解題王昭君不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

從胡禮乃吞藥而死此好事者飾之居次是伊墨居次因為須卜當之妻故亦稱須卜居

次耳沈欽韓曰以常惠與烏孫兵獲單于嫂居次驗之居次是其王侯妻號猶今王妃稱

公主之比小女為當于居次文穎曰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

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師古曰演音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既罷遣使者送至捕反

曰河東之縣也補注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曰聞下公卿

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補注王念孫曰漢紀孝成紀或作咸案下文谷永杜欽以

是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呂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

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

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而絕慕義

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猶言或當也私使伊邪莫演詐降呂卜吉

凶受之虧德沮善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

音居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

之首師古曰竟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呂昭日月之信抑詐讓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師古

許辭也音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

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

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靈時復株橐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

鞮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胸留斯侯入侍師古曰胸音許于反補注呂且莫

車為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師古曰欲會二年歲首之朝會

官本注朝會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王

烏夷當入侍師古曰涂音徒揮音纏補呂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

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呂第二關氏子樂為左賢王呂

第五關氏子與為右賢王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二關氏即上所謂大關氏

一作第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

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

材木箭竿就羽師古曰就大雕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早反補注如得之於邊

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師古曰詔命不行故云傷命也

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猶正耳補注為有不得傷命損威師古曰自以藩意藩至匈奴呂語

損中國之威根即但已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說單于而求之

次說單于曰補注先謙曰胡注張掖兩郡尉一治日勒澤索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

人補注先謙曰胡注張掖兩郡尉一治日勒澤索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

斷關之補注宋祁曰關當作開先謙曰通鑑關作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呂復天子厚恩

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

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師古曰偶音五口反駱音塗

使問之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潘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

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單于名囊知牙斯王莽專政諷其已問溫偶

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曰謂諸小王為諸侯者效中國之

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師古曰更經今徙藩

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駱攢王稽雷昆入侍師古曰

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師古曰援音爰翁侯人眾入匈奴西界寇盜牛

人毆牛畜去師古曰毆與驅同卑援憲恐遣子趨遂為質匈奴師古曰單于受呂狀聞漢遣中郎

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憲質子補注先謙曰以兩國

手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

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呂問公卿亦曰為虛費府祭師古曰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可且

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

戰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

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已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補注先謙曰言隙從此開本北地之狄昭曰本闕

夫本作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呂來明之呂秦

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呂界之會漢初興呂高祖之

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

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呂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

於是大臣權書遺之師古曰以權道為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

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呂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

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墜師古曰徼要也音匈奴覺之而去徒

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師古曰恢大也迺大

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師古曰操持也音于高反補於是浮西河絕

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呂臨翰海師古曰積土為

虜名王貴人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補注：先謙曰：胡注：邊人謂舉燧燧為狼火，狼望謂狼煙候望之地。

呂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整費者不永寧。師古曰：佚與逸同。是呂忍百萬之師，已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喙，口也。推百萬之師於獸口也。喙音許穢反。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也。音先踐反。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補注：王案：歸死二字於義不可通。歸死當為歸化字之誤也。此承上大化神明而言。謂單于攜一國之人來歸王化也。下文曰：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歸義，猶歸化耳。通鑑漢紀二十六：作歸死，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周壽昌曰：伏音蒲北反。補注：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師古曰：顯，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師古曰：彊音其兩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師古曰：鷙，恨也。音竹二反。形容魁健，師古曰：魁，大也。負力怙氣，師古曰：怙，恃也。難化，已善，易隸，已惡。

師古曰：隸，謂附屬之也。惡，謂威也。補注：先謙曰：胡注：隸，習也。言易習於為惡也。

彈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也。籍蕩姐之場。劉德曰：羌屬也。師古曰：籍，猶猶也。姐音紫。補注：先謙曰：胡注：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

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閭，師古曰：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師古曰：苗，古災字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補注：先謙曰：胡注：引師古曰：官本無也。字補注：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希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師古曰：已，止也。奈何距呂來厭之辭，疏呂無日之期。補注：先謙曰：胡注：來，厭或言從上游來厭人也。止，其來朝辭以他日而無一定之期，則匈奴與漢疏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前言者，恃前者有和好之言也。歸怨於漢，因呂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先於未然，禦難折衝，補注：先謙曰：思患豫防，則兵威可不用。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擊於外。師古曰：擊，言使車交馳其轂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也。補注：先謙曰：邊隙既開，雖竭謀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已大萬計者，一歲數百萬也。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迺曰制匈奴也。夫百年勞

師古曰：制，制也。匈奴之費，十分之一耳。乃愛惜之，臣竊為國不安也。

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已遏邊萌之禍。補注：先謙曰：胡注：謂向者不憚十分之費，以臣竊為國不安也。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補注：先謙曰：官本雄作縮。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

前漢九十四下

官本雄作縮

三

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百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人朝。呂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曰。太歲厭勝所在。古

日厭音。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師古曰。舍止宿。補注。先謙曰。胡注。蒲陶本出大宛。武帝伐大宛。采蒲陶種植之。離宮宮由此得名。告之。呂加

敬於單于。師古曰。云以敬於。單于故令止上林。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

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

師古曰。回音。胡內反。況等乏食。單于迺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

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師古曰。且音。子閭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遂王都

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曰。威德至盛。異於

前。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此。事。取。悅。於。太。后。迺風單于。師古曰。風音。胡內反。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師古曰。云音。其。女。名。

太后所曰。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句音。胡內反。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兜音。其。去。胡。

王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注非也。西域傳。姑羌國王號去胡來王。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語在西域傳

單于受置左谷蠡地。補注。先謙曰。左音。王所居地也。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

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歆。使匈奴。師古曰。歆音。翁。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

得受。師古曰。既屬漢家。不得復復臣匈奴。今遣之。師古曰。今有。即。訓。顏注。未。晰。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

作約束。自長城已南。天子有之。長城已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已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

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其時尚未更名。應曰。死遺言曰。有

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呂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

幾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呂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

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服虔曰。惡都。匈奴西域之谷名也。師古曰。逆受。迎而受之。

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補注。先謙曰。胡注。為二虜。請於漢。求釋其背叛之罪也。使者已聞。有詔不聽。師古曰。不音。會。

西域諸國王。斬呂示之。補注。先謙曰。欲以懲後使不敢叛。迺造設四條。師古曰。更。新。為。此。制。也。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

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

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與。聖。書。同。一。函。而。封。之。付單于令奉行。因收

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補注。先謙曰。莽以約束未明。故頒四條而收舊所為約束。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

者曰風單于。師古曰。風音。讀曰。諷。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

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師古曰。說音。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

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呂故事。遣使者責

烏桓稅。師古曰。故。時。常。稅。是。以。求。之。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之當予

匈奴稅。補注。錢大昭曰。之。當作。不。先。謙。曰。官。本。作。不。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補注。周壽昌曰。到。倒。酋。豪。同。孟。子。猶。解。倒。懸。也。

昆弟怒。共入匈奴使。殺先謙曰。官本作殺。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

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

弱小且千人去。師古曰。毆音。與。驅。同。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

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畱不遣師古曰受其皮布而畱人不遣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

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師古曰颯音立補注錢大昭曰此率字讀如將帥之帥莽置五威將每一將各置前後左右中帥故下云右率陳饒先謙

重遺單于下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曉呂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

璽補注齊召南曰案故印即甘露三年宣帝所賜呼韓邪單于黃金璽也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率既至授

單于印紱師古曰紱者印之組也音弗詔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授

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補注宋祁曰一本作止不見新印文錢大昭曰閣本曰下有止字宜且勿與單

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已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

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不

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師古曰鄉音鉅依反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

不如椎破故印已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師古曰與饒燕土果悍師古曰果決也悍音鉅依反

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

王已下補注宋祁曰已當作以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今

願得故印將率示已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

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補注

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驅略得婦女弱小贖之不還者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

力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

不敢顯決已聞詔報從塞外還之補注宋祁曰一作使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已求稅

烏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釁由是生重呂印文改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故怨恨迺遣右大且渠蒲呼

盧訾等十餘人將兵眾萬騎已護送烏桓為名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眾實來為寇補注宋祁曰注文陽字楊本作揚勒兵

朔方塞下朔方太守已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

狐蘭支將人眾二千餘人毆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毆與驅同舉其國之人皆亡降也單于受之狐蘭支

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

奴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

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刀護師古曰刀音貂補注先遣人與匈奴南犁

汗王南將軍相聞補注周壽昌曰案匈奴有左王將右王將左右大將等官無稱將軍者此南犁汗王所屬稱南將軍始仿漢官制也先謙曰官本汗作汗下同匈奴

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玄商

畱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眾別置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畱居

單于所數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眾寇擊諸國莽於

是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蕭苞副校尉戴紱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

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呂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威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
為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師古曰戲戟有旗之戟也戲音許宜反又音麾拜助為順
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為宣威公拜為虎牙將軍封級為揚威公拜為
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呂得立遣
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
也是後單于慙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
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
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眾齎三百日糧同時十
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師古曰逐之遣入丁令地令音零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
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
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
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蟲之螫毆之而已師古曰蠱古蚊字也蠱音目少齊衣裝雖有克獲之功胡軛報
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師古曰約少齊衣裝雖有克獲之功胡軛報而天下稱
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罷讀曰疲耗損也創音初向反艾讀曰艾次下亦同而天下稱
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表萬里師古曰表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
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已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補注先謙曰此年

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二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師古曰備計
其道里一年向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
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鈞反屬音之欲反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
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呂往事揆之軍
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
夏甚風多齎糲餼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糲古金字也餼金之大口者也餼音富食糲飲水已歷四時師有疾疫
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師古
曰重音直用反其下亦同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師古曰累音力端反如遇險阻銜
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
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呂創艾胡虜師古曰請率見
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呂見脅狀
白單于單于更呂為於葉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呂登代助為順單于厭難將
軍陳欽師古曰厭音一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下葛邪塞下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為邊寇
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去甚眾師古曰毆與擊同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
為寇兩將呂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呂來數世不見煙
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師古曰撓攪也音火高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構作構注火作丈

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師古曰罷讀曰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

骨矣。烏珠雷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

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補注先謙曰云是須卜居次。上文兩見伊墨二字疑誤。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

見咸前後為莽所拜。故遂越與而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師古曰累音力追反。烏累單于咸立。呂弟

輿為左谷蠡王。烏珠雷單于子蘇屠胡。本為左賢王。呂弟屠耆闐氏子盧渾為右賢王。師古曰胡昆反。烏珠雷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呂為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

最貴。次當為單于。故烏珠雷單于授其長子呂為護于。欲傳呂國。咸怨烏珠雷單于。貶賤

己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為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

虎猛制虜塞下。師古曰虎猛縣名。制虜塞在其界。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虎猛廢縣在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內。直榆林北。告塞吏曰。欲見和

親侯。補注周壽昌曰和親侯王歙。展德侯王歙俱王莽時封。故表削而不書。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師古曰歙音翁。中部都

尉呂聞。莽遣歙弟騎都尉展德侯。使匈奴。師古曰匈奴音立。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給

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補注先謙曰官本購作構。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芝音

妻子呂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補注宋祁曰廚字上當有右字。

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清曰焚如。師古曰易離卦九四爻辭也。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

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曰入為寇而虜掠。使者問單

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為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

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歙與五威將軍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

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已常車。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次易牛

也。補注周壽昌曰若今之長轎短卸。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

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當子男奢為後安

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歙又曰。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師古曰其次第多少。十二月還入塞。莽大喜。賜歙錢二百萬。悉封黯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

賢王輿立。為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諡帝

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輿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

子醯檀王。師古曰醯音讀。補注先謙曰上文昭君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戶居次。此當戶乃當于之謬。與云下應更有云字。文義乃明。據下文云與當俱來也。

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呂兵迫脅。將至長安。云

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補注先謙曰即文子醯檀王。當至長安。莽拜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呂輔立

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呂其庶女陸遂任妻

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遂邑也。莽改公主曰任奢。本為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爵為公。師古曰遂音錄。任音王。補注錢大昭曰陸當作陸。陸遂任名捷。莽侍者開明所生女。所

呂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師古曰言為此計意不止。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

中郎將歸德侯颯。補注周壽昌曰功臣表歸德侯先賢。揮以匈奴日逐王率眾降侯。其孫諷嗣侯。此殆即其人。颯諷字近。又緣上展德侯颯而誤。下稱劉颯者必賜姓。

史失載也。以故侯從光武得紹封。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曰下

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師古

中閒之時也。讀如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曰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

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已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

相掌距。師古曰。掌謂支柱也。音丈庚反。又丑庚反。補注錢大昭曰。攻單于終持此言。壽昌曰

遵傳云。單于欲誑遵。遵陳利害。曲直單于大。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士。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閟宮

與齊桓討。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

道。即春秋有言也。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

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

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

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呂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

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師古曰。下有

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

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曰。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

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呂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呂漢女。增厚其賂。歲

呂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東邊境屢被其害。是呂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鞞馬。從

六郡良材。材力之士。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其地。馳射。上林。講習。戰

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

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呂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師古曰。沈欽

傳。四義。動君子。利動小人。如匈奴者。非可已仁義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呂厚利。結之於天

耳。師古曰。此說謂曰。悅故與之厚利。已沒其意。沒溺也。與盟於天。呂堅其約。質其愛子。呂累其心。師古

音力。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師古曰。展轉。為移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

呂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已異於貞士之約。師古曰。堅城固守。不勝。而後使邊城守境之民

父兄緩帶。師古曰。緩帶。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稚子啜哺。師古曰。啜。謂所食。胡馬不窺於長城。而

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

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

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呂相報復。師古曰。復。其築驚尚

如斯。師古曰。驚。與傲同。安肯呂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

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師古曰。襲。重疊為其事。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

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已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呂奉寇讎。信

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師古曰。幾。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

百年之運師古曰直當也因其壞亂幾亡之厄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權時施宜覆已威德然後單于稽首

臣服遣子入侍二世稱藩賓於漢庭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三案呼韓邪復株是時邊城

晏閑牛馬布野師古曰晏晚也三世無犬吠之警務庶亡干戈之役師古曰劫古黎字補注沈欽

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

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

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遁字補注沈欽韓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

塞之備侯應曰為不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

昧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音妹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

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補注蘇輿曰前所云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

之事者未必已經遠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補注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

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分九州列五服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物土貢制外內

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制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補注王

念孫曰物土貢非謂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物猶類也言類九州五服之土貢若

禹貢某州貢某物周官某服貢某物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禮以物地事草土化之

禮以物地義並與類同桓六年左傳及晉語注並曰物類也學記比物醜類文十八年左

傳醜類惡物也醜類物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已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

師古曰春秋成十五年諸侯會吳于鍾離公羊傳曰曷為殊會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

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師古曰

僻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師古曰雍讀曰壅天地所已絕外內也是故聖王

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

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已外而不內疏而不戚師古曰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

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師古曰懲謂使其創又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已禮讓羈縻不絕

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漢書九十四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漢書九十五

西夷君長已十數補注錢大昭曰西當作西南監夜郎最大師古曰夜郎後為縣屬牂牁郡補注

其西靡莫之屬已十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自滇已北君長已十數邛都最大師古

之邛州本其地補注此皆椎結師古曰椎音直追反結讀曰髻為髻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

先謙曰今邛州治貨殖傳皆作椎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補注先謙曰

史記推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已東補注先謙曰史記桐作同下同索隱漢書作桐鄉

同並蓋隸體相似在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補名為焉昆

明師古曰焉即今之焉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寧州諸蠻所居是其地也焉音隨

今曲靖府南編髮師古曰編音步典反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焉已東北君長已

十數徙葶都最大師古曰徙及葶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葶都後為沈黎郡徙音斯

南縣東自葶已東北君長已十數冉駹最大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其俗

前漢九十五

或土著或移徙師古曰土著謂有常處著於土地也著音直略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處作居在蜀之西自駝已東北補注先謙曰自下脫冉字

史記君長百十數白馬最大補注齊召南曰案白馬氏居仇池山其山四面斗絕上有平田百頃詳後書南蠻傳先謙曰今階州成縣漢白馬氏地皆

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補注沈欽韓曰華陽國志作頃襄王與秦取楚黔中郡事較合使將軍莊躋

將兵循江上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而上也躋音居略反略巴黔中已西師古曰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

莊躋者楚莊王苗裔也躋至滇池方三百里師古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云滇池補注

先謙曰史記方上有地字是此奪一統志滇池在雲南府昆明縣南呈貢縣西晉寧州西北昆陽州北

旁平地肥饒數千里師古曰池邑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迺已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已長之師古曰

曰為其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長帥也諸此國頗置吏焉師古曰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徽師古曰西南之

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已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師古曰番音

南粵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

子又不長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岩渠則有之食讀曰餼補注錢大昭曰南方州木狀云莠

醬華芟也生於蕃國者大而紫謂之華芟生於番禺者小而青謂之莠焉補注可以為食故謂之

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禺音普安反禺音隅補注齊召南曰案詳河江即鬱水之上流

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補注沈欽韓曰紀要盤江在貴州境

南粵王黃屋左纛師古曰言為天子之車服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已長沙豫章往水道

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補注先謙曰史記浮船牂牁出不意浮船牂牁出不意補注

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補注先謙曰漢書有其字史記漢紀同此制粵一奇也誠已

中將往諭同周壽昌曰華陽國志作中郎將江水注同先謙曰史記作郎將千入食重萬餘

人師古曰食糧及衣從巴柰關入補注王念孫曰巴柰關本作巴符關水從符關東北注云縣故

巴夷之地也漢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為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符關即在符縣

而縣為故巴夷之地故曰巴符關也漢之符縣在今瀘州合江縣西今合江縣南有符關仍

漢舊名也若柰地則在蜀之西不與巴相連不得言巴柰關矣隸書符字作符與柰相似又

涉上下文柰字而誤史記作巴蜀柰關通巴蜀多一蜀字於義尤不可通蓋因上文巴蜀而

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師古曰比之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已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

迺且聽蒙約還報迺已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焚道指牂牁江補注先謙曰焚道在今

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已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

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饒。補注先謙曰饒古餽字

成。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眾。師古曰罷讀曰疲餓飢也離遭也餒音能賄反西南夷又數反。發兵

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

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師古曰言通西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

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補注先謙曰史記南夷下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

縣補注王念孫曰保就猶言保聚也傳述周書論法篇就會也是就有聚會之義師古訓就為成則與保字義不相屬乃云令自

保守且脩成其郡縣則增。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

曰從東南身毒國。師古曰即日天竺也亦曰捐篤也補注先謙曰集解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

天竺也詳見西域傳類注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

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遣令王然于柏始昌

呂越人等十餘輩。閒出西南夷。師古曰求閒隙而出也補注先謙曰南字衍史記無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

為求道。師古曰當羌滇王名補注先謙曰南字衍史記無四歲餘。補注先謙曰南字衍史記無皆閉昆明。莫

能通。師古曰為昆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與猶如及夜郎侯亦然。各自言一州王。補注

孫曰王當為主上文云名為外臣實一州主南粵傳此亦一州之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

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可專事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補注先謙

越馳義侯遺蓋益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發兵與漢行後

且音子餘反也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

補注先謙曰史記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

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夜郎遂入朝。上召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

桀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邛邛都為粵。犍郡為沈黎郡。補注先謙曰冉駹為文山郡。

補注先謙曰史記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召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師

日風讀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補注先謙曰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

也相依倚為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杖音直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補注先謙曰勞莫不詞

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召兵臨滇。滇王始首善。召故弗誅。師古曰言

善有。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補注滇舉國降。補注先謙曰請置吏入朝。

於是召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西南夷君長百數。補注先謙曰官本

百入越本作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

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遣水衡都尉

先謙曰昭紀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發蜀郡犍為犇命萬餘人。師古曰犇

命解在擊牂柯。大破之。補注先謙曰昭紀作擊益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

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曰辟音璧補注先謙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

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補注先謙曰：據昭紀始元四年冬，遣田廣、明年復遣軍正王

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補注先謙曰：見昭紀始元

五年，作三萬餘人。上曰：鈞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鈞音鉅，于斬首捕

虜有功，其立亡波為鈞町王。補注先謙曰：句町，詳牂牁縣在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

三百戶。後開歲武都氏人反。師古曰：開歲，隔一歲遣執金吾馬適建。補注周壽昌曰：姓

鉅鹿，男子馬適。龍頤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

王禹漏臥侯俞。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為縣。師古曰：俞音踰，補更舉兵相攻。師古曰：更互

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已為道遠不可擊。迺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與

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

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奕復守和解，師古曰：選

之意也。選音息，竟反，音人，竟。太守察動靜，有變迺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

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人作大。太守察動靜，有變迺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

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

自知罪成，狂守尉。師古曰：言起狂勃之心而殺守遠臧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

育士。師古曰：孫孫武也。吳吳起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

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

處。師古曰：調，發也。要，要害者在我為。選任職太守往，已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已

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巳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土，侯勿

復通。如已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如，亦若也。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

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補注沈欽韓曰：常璩序志立字

少立者，臨邛人，前為連然長，不韋令。蘇林曰：皆益州縣也。補注先謙曰：連然在今雲南蠻夷

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行

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補注沈欽韓曰：同亭，召興與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

人入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已興頭示

之，皆釋兵降。師古曰：釋，解也。鈞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

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

不可共。師古曰：共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讀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音許

在高紀及灌夫傳。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

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賊，復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師

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鈞町王已為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其王牂柯大尹周欽詐

殺邯。補注錢大昕曰：王莽傳作周欽，錢大昭曰：改太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

吏士賦斂取足於民呂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靈

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益州爲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爲吏民十萬人

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

數萬而粵嵩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

號云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秦并天下略定揚粵之分故云揚粵置桂林南

海象郡呂適徙民與粵雜處師古曰適讀曰謫謫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十三歲至二世時補注先謙曰官本

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蓋始皇并天下入南海尉任囂師古曰囂音敖補注先謙曰官本

也掌一郡兵事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龍川南海之縣也即今之循州補注先謙曰

故得移檄發兵案在今惠州府龍川縣西北唐循州今府歸善縣東

北五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師古曰辟讀曰僻吾欲興兵絕新

道師古曰秦所開越道也補注沈欽韓曰廣東新語滄溪陽山涯口皆有秦關清遠匯口亦

焉師古曰蓋粵東要害首在西北故秦所置三關皆在連州之境而趙佗分兵絕秦新道亦在

口築城以壯滄溪蓋仁化接壤桂陽樂昌接壤郴縣師古曰壯橫浦於樂昌西南二里上抵龍

粵者多由此二道此佗設險之意也案元和志師古曰樂昌縣南五里輿地紀要

趙佗城在韶州仁化縣北九十里城口村昔尉佗據粵以五嶺爲界乃築此城以定粵境自

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師古曰負借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備作背南北東西數千里補注周壽昌

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明云負山阻海字絕句此以阻字絕句海字調

爲北字絕句云南北東西數千里與南越地勢亦不合從史記是至下云東南西北數千萬里

漢難以爲據也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爲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

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滄谿關師古曰滄音

曰通典廣州大庾縣橫浦關在此案在今南雄州西北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

稍已法誅秦所置吏呂其黨爲守假師古曰令爲郡縣之職或守或假秦已滅佗即擊并桂

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師古曰十一遣陸賈

立佗爲南粵王補注先謙曰事詳賈傳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師古曰輯與集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毋爲南邊害

與長沙接壤補注周壽昌曰時桂陽零陵兩郡俱屬長沙未別置郡而皆與南粵接壤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

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師古曰隔與隔同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師古曰

於倚音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武帝補注先謙曰史記南下有

當作南武帝者非也說詳高后紀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師古曰周竈

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師古曰險與踰同下皆類此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已兵威財物賂遺閩

粵西甌駱役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東西萬餘里迺乘黃

屋左蠶稱制與中國侔師古曰侔等也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

德焉師古曰言不以威武加於遠方也迺爲佗親家在真定置守邑師古曰親謂父母也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

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補注先謙曰陳平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太中大夫謁

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

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顏注非也左傳置側室杜注側室眾子也文公十三年傳趙有

側室曰穿沈欽韓云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鄭云謂夫之室次燕寢又云庶人無

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鄭云凡子皆就側室疏云世子亦就側室案昭二十九年

傳公衍公爲之生其母偕出注云出之產舍是產舍謂之側室漢時猶然外戚傳班使仔

居增城舍再就館所謂陽祿柘館其產舍也文帝以呂后取他姓子爲帝故特言側室之

子明親高帝子也其非嫡生外國已知不待自表師古解非也顧說所引與小宗伯職正

室謂之門子相對又非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遠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師古曰言未

此義先謙案諸說並通

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白臨事補注錢大昭曰自古自字自臨事者卽尉佗書

乃轉寫誤耳本書自字多有不得於此獨舉古文不幸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

故詩暴乎治也音布內反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

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呂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不得不立今卽位乃

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

以賓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訪作親朕呂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高

蓋於此時爲將軍也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

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若

非利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

定地犬牙相入者補注先謙曰言欲以子粵猶何奴傳呂問吏吏曰高皇帝所呂介長沙

土也師古曰介隔也朕不得擅變焉補注先謙曰吏曰得王之地不足呂爲大得王之財不足呂

爲富服領呂南王自治之蘇林曰山領名也如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

呂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彼此終今呂來通使

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

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薄厚之差也

猶何論綿之厚薄周禮塵人注褚藏釋文云本或作貯或作褚左襄三十四年傳取我衣冠

而褚之注褚畜也呂覽樂成篇作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一切經音義四十一引傳亦爲

貯是褚乃貯藏之義莊子至樂篇褚小者不可以懷願王聽樂娛憂補注王文彬曰謂

大亦所貯之器也蓋御府所貯衣有中下三等

問鄰國師古曰謂東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

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呂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

書稱蠻夷大長老大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

已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呂賜老夫者

厚甚補注先謙曰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師古曰細士猶言小人也別異蠻夷出令曰母子蠻

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師古曰言非中卽子子牡母與牝師古曰恐老夫處辟馬牛羊

齒已長師古曰辟讀曰僻齒已長謂老自己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

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風吏

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已自高異師古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

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呂

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歐補注沈欽韓曰淮南人間訓有西嘔君閩粵傳斬

西于王卽西歐也後漢書馬援傳注西于縣故城

在今交州龍編縣東其眾半贏師古曰贏謂劣弱也補注何焯曰史記作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眾

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師古曰言長沙之人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

不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

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

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補注先謙曰官本鍾作鐘已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

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補注沈欽韓曰表異錄紫貝即研螺也儋振夷黎海畔採以為貨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蠹蟲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

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補注沈欽韓曰表異錄紫貝即研螺也儋振夷黎海畔採以為貨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蠹蟲

沈欽韓曰大業拾遺錄隋時始安縣桂蠹四瓶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補注

飲之疾蘇云赤穀小車者續志云小使車蘭輿赤穀追補注沈欽韓曰王會

捕考案有所勅取者之所乘蓋即追鋒車取其疾速補注沈欽韓曰王會

亦有賸而賣之故此云生翠補注沈欽韓曰王會孔雀二雙昧死再拜已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補注沈欽韓

十四裴淵明廣州記曰尉佗築臺曰朔望升拜號補注沈欽韓曰王會文帝大說師古曰說遂至孝景時稱臣

遣使入朝請師古曰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

年補注王鳴盛曰史記作至建元四年卒徐廣引皇甫謐云兩時漢興七十年佗百歲矣

案佗於文帝元年已自稱老夫處粵四十九年補注沈欽韓曰王會武帝建元四年

建元四年凡四十二年即二十餘歲矣補注沈欽韓曰王會佗孫胡為南粵王補注沈欽韓曰王會

即胡蓋佗之太子早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補注沈欽韓曰王會興兵南擊邊邑補注沈欽韓曰王會

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補注沈欽韓曰王會

韓安國師古曰韓兵未除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已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

頓首曰天子迺與兵誅閩粵死亡已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

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已驚動南粵且先王

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曰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怵誘也不可被誘怵以好語而入

言總之謂大要在此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

子嬰齊請歸胡薨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璽李奇曰去其借號嬰齊在長安時

取邯鄲膠氏女師古曰膠音居虬反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膠氏女為后興為嗣漢

數使使者風諭師古曰風讀曰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呂用漢法比內諸侯

補注先謙曰要約也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太

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補注先謙曰官本當作曾及嬰齊薨

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

等輔其決師古曰助令決策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

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

威師古曰倚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

前漢九十五

三

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

漢之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畱填撫之師古曰填撫音竹刃反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為

入朝具補注先謙曰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

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音灼曰

壽昌曰孟說是也光自據蒼梧地稱秦王安在秦趙同姓乎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眾心愈於王師

勝也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執未能誅王

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

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呂激怒使

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師古曰杖音直亮反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異於常也即趨出太后怒欲縱嘉

呂矛師古曰縱謂撞刺之也音憲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欲字引宋祁曰正文縱字上別本

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弟也師古曰介甲也破甲而自衛也弟兵即上

不成義當依史記作分弟兵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遇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

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呂興兵欲使莊參呂二千入往參曰呂好往數人足呂武往二

千人亡足呂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師古曰參曰呂好往數人足呂武往二

千入亡足呂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師古曰參曰呂好往數人足呂武往二

呂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遇遂反下令國中曰王

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補注先謙曰入獻天子呂自媚多從

人行至長安虜賣呂為僮取自脫一時利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虜賣以為僮僕奴自脫一

有取字意方足作僮奴者因奴字近取而譌耳先謙曰官本取作奴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

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補注

昭曰言粵妻者昭曰言粵妻者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未至

番禺四十里粵呂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

反莫連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言封其子延年為

成安侯摎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襲侯晉灼曰襲古龍字補注沈欽韓

脫一字襲又龍亢之併晉以為古字謬也集韻因此文增入又訛為襲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師古曰言臣不討賊師古曰

以兵力相加也議臣不討賊者秋之義補注王文彬曰政讀曰征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師古曰言自相置立令粵人及

江淮呂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補注沈欽韓

下湟水師古曰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補注先謙曰武紀作下湟水故

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補注出零陵或下離水或

抵蒼梧補注先謙曰戈船下離水下瀨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補注出零陵或下離水或

馬補注先謙曰馳義侯越人名遺亦見武紀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陘破石門補注先謙曰此即楊僕

獨有先破石門尋隱也史記隱作陝索隱姚氏云尋隱在始興縣西三百里近連口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廣州新語自英德至清遠有三峽

人城於此楊僕先陷尋隱即此先謙案陳時始興郡始興縣在今南雄州始興縣西北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百粵數萬人補注劉效曰挫粵鋒以粵多一粵字先謙曰劉說是史記無下粵字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適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

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補注先謙曰史記有較足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伏波適為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

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樓船力攻燒敵盡力也反敵而入伏波營中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遲日城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音丈呂嘉建德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侯師古曰校之司馬若今

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又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蘇林曰揭音獨南海縣補注朱一新曰功臣表安道侯揭陽定以粵揭陽令聞漢兵至自定降侯而不著其姓史粵將畢取呂軍降為

騰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功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郡也姓居名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補注先謙曰索隱引本書作三十餘萬口湘城表作湘成通用字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已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

樓船將軍已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騶不姓騶也秦并天下廢為君長已其地為閩中郡師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補注王

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號也番音蒲河反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羽作王已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

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曰地名即侯官縣是也冶音弋者反補注何焯曰案朱育傳漢滅東粵以為治治之為縣在國滅之後又其民盡徙故領於會稽之東部都尉史因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師古曰追閩君搖功

多其民便附迺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東甌今温州永嘉縣是也後要東甌城在建甯府東南十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師古

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已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國補注王念孫曰東粵當依上文作東甌此涉下文東粵而誤下文立餘善為東粵王始有東粵之名此不當稱東粗也史記及通鑑邊防二通鑑漢紀九並作東甌迺悉與眾處江淮之間補注朱一新曰六年閩粗擊南粗南粗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已聞上遣

善與宗族謀曰王曰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眾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

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師古曰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

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迺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

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讀曰豫乃使郎中將立丑為

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

餘善為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曰卒八十補注先謙曰從樓

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補注沈欽韓曰揭陽潮州也元和志潮州西南至廣州水陸路相兼一千六百里大海在潮州海陽縣東南一百三十步呂海風

波為解師古曰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疏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師古曰遣使與相知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

願請引兵擊東粵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畱屯豫章梅領待命師古曰聽詔命也

尉王温舒出梅領粵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補注先謙曰史記如作若沈欽韓云

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樓

終古斬徇北將軍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樓姓終古名也樓為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今

及橫海軍至陽呂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補注沈欽韓曰紀要漢陽城在建寧府浦

萬戶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東城侯功臣表同封敖為開陵侯師古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東粵建成

陽為卯石侯師古曰卯石表作外石與此不同疑表誤補注先謙曰官本卯石表作外石皆非橫海將軍說為

案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嬰侯師古曰繚音遼福者城陽王子補注先謙曰史記云故為海

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曰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軍李奇曰多軍名漢兵至棄軍降封為無錫侯

故歐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補注先謙曰故歐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功侯史表作

左將軍黃同索隱漢書西南夷傳歐駱將左黃同則封為下郵侯師古曰郵音鄒於是天子曰東粵

陘多阻。閩粵悍。數反覆。先謙曰官本無此注。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不及閩粵。此傳云無諸為閩粵王。閩中故地都治朱買臣傳。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今閩東縣而無泉山。此亦當日僅虛東粵而不及閩粵之證。

朝鮮王滿。補注齊召南曰。案滿姓衛氏。朝鮮自周封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始稱王。漢初其國大亂。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立。後書傳正補此傳之缺。先謙曰。索隱案漢書滿燕人姓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立。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國之今漢書無姓衛兩字。是小司馬所見本異。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國

此地補注。王念孫曰。案始燕時。本作始全燕時。全燕者。指戰國時燕國言之。所以別於漢之燕國也。傳今漢書無姓衛兩字。是小司馬所見本異。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國

史記通典。為置吏築障。障蔽也。音之亮反。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為界。師古曰。沮水在樂浪縣音普蓋反。補注沈欽韓曰。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

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

鮮蠻夷。補注先謙曰。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師古曰。燕齊之人。居此地。及真番朝鮮蠻夷。皆屬滿也。補注先謙曰。亡在史記作亡命。都

王險。李奇曰。地名也。補注沈欽韓曰。隋書高麗傳。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北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沮水。師古曰。平壤。在朝鮮國志。平安道治平壤府。東南去王京五百餘里。杜佑云。平壤。即

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補注先謙曰。后。下。史。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

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呂聞。上許之。呂故滿得呂兵威財物。侵降

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師古曰。滿死。傳子子死。所誘漢亡

人滋多。師古曰。又未嘗入見。師古曰。不朝。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師古曰。辰

國也。雍闕。日雍。補注先謙曰。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譙。責讓。何去

至界臨沮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師古曰。長者。裨王名也。送。即渡水。馳入塞。遂歸

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補注先謙曰。地理志。東部。都尉治遼東。武次縣。朝鮮

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補注先謙曰。胡注。僕從齊

浮勃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勃海。非指勃海郡而言也。沈欽韓云。于欽。齊乘北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是勃海之口。闊五百餘里。紀要海在幽平間。者皆謂之溟渤。東西浩瀚。千有餘里。薛季宣云。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其後大風。逆河皆漸于海。舊道堙矣。程大昌云。逆河世之所謂渤海者也。兵五萬。左

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補注先謙曰。師古曰。於樓船將軍齊兵

先謙曰。史記作卒。正多蓋卒。正其官而多其名。下文坐法斬者。即此人。如解非。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樓船將軍齊兵

七千人。先至王險。補注先謙曰。武帝先較責之。見僕傳。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

軍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

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

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餽軍糧。師古曰。餽。亦饋字。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人眾萬餘。持兵。方度沮

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之。遂

不度沮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補注先謙曰。此又一衛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迺前至城

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師古曰。親

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

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迺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師古曰。與樓

船為要約而

請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

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補注先謙曰言左將呂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

罪師古曰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補注先謙曰史記和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

不能前補注先謙曰官本前作制率乃使衛山諭降右渠補注先謙曰不能顯決與左將軍

相誤卒沮約師古曰願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補注先今兩將圍城又乖異呂故久不決使

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補注先謙曰正有便宜得已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

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呂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

鮮共滅吾軍遂亦已為然而呂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

船將軍師古曰戲讀與麾同補注先并其軍呂報天子許遂補注先謙曰許遂是也然通鑑考異已謂漢

急恐不能與如孫曰史記恐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補注先猶言不如也補注先

則後人妄加之也與猶敵也言左將軍并將兩軍而戰益急恐不能與敵也師古曰古者謂相敵曰與

匈奴傳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言不能敵漢兵也師古曰匈奴傳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言不能敵漢兵也

先謙曰史記作尼谿相參將軍王恢師古曰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

韓陰通鑑從之師古曰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

名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師古曰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

不肯降陶峽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師古曰適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

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補注先謙曰官本攻作政引宋左將軍使右

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眾繇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

貳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已粵伯師古曰伯秦滅諸侯

胡注其地當泗水入海之口齊召南云案樂浪郡有列口縣然非泗水人海之口也志曰吞

列縣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然則列口在黏蟬縣矣沈欽韓云紀要列口城在朝

鮮國王師古曰滇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為沮陽侯補注先謙曰案沮陽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師古曰景武昭宣

直音千餘反補注先謙曰史記秋師古曰啞為平州侯長為幾侯補注先謙曰表最呂父死頗有功

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為濼清侯師古曰濼音獲陶為秋苴侯晉灼曰功臣表秋

渠子長師古曰右渠師古曰降相路人子最師古曰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

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

盛能成功。

補注先謙曰官本能上多動字

然已勤矣。

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勞

追觀太宗填撫尉佗。

師古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撫之也填

音竹丹反補注

先謙曰官本恩

豈古所謂招攜曰禮。懷遠曰德者哉。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甯母管

仲道引宋祁曰

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

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六十五終

漢書九十五

